# 全唐文/卷0165

维基文库 · 免费全文 · CC BY-SA 4.0

全唐文

这是一个自动生成的页面，需要人工复查。复查后，请移除此模板。

欽定全唐文卷一百六十五目錄

顏揚庭

上匡謬正俗表

吳揚昊

不毀化胡經議

張思道

不毀化胡經議

劉如璿

不毀化胡經議

員半千

陳情表

蜀州青城縣令達奚君神道碑

## 大唐宗聖觀主銀青光祿大夫天水尹尊師碑

## 張大元

## 不毀化胡經議

## 顏揚庭

揚庭，秘書監師古子，官符璽郎。

## 上匡謬正俗表

臣揚庭言：臣聞纖埃不讓，嵩華所以極天；涓流必納，溟渤所以紀地。況乎業隆學海，義切為山。庶進簣於崇高，思委輸於潤澤。恭惟皇帝陛下誕膺睿圖，光臨大寶。隆周比及，遠邁成康；炎漢儔功，近超文景。時和玉燭，龍圖薦於長河；道包金鏡，龜書浮於清洛。收羽陵之蠹簡，俾備蓬山；采汲塚之舊文，鹹歸延閣。一言可善，屢動宸衷；九術不遺，每回天眷。

臣亡父先臣師古，嘗撰《匡謬正俗》，槁草才半，部帙未終。以臣犯幽靈，奄垂捐棄，攀風罔及，陟岵增哀。臣敬奉遺文，謹遵先範，分為八卷，勒成一部。百氏紕繆，雖未可窮；六典迂訛，於斯矯革。謹齎詣闕，奉表以聞，輕觸威嚴，伏深震悚。永微二年十二月八日，符璽郎臣顏揚庭上。

## 吳揚昊

揚昊，成均監太學博士。

## 不毀化胡經議

《史記》云，老子楚人也，生於商時，為守藏史。孔子適周，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之所言者，其人骨已朽矣，獨其言在耳。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淫欲，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者若是也。」孔子歸謂弟子曰：

「吾今日見老君，其猶龍耶？」老子出關，尹喜曰：「子將隱矣，願為我著書。」於是作《道德經》五千餘言，莫知所終。或言老子一百六十歲，或言一千二百歲，罔知其然。又劉向《列仙傳》云：「老子好養氣，重無名，久而入大秦，乃知其聖人也。」

張思道

思道，宣德郎，行右補闕宏文館學士。

不毀化胡經議

老君現形東土，演教西方，事著前書，跡彰往牒，化胡是實，為經不虛。言包天地之先，理起文範之表。或則恂恂接物，爰開柔弱之宗；或則察察繩非，乃挫剛強之力。隨機設教，妙旨難量；應病施方，聖功莫測。

劉如璿

如璿，武后朝太中大夫秋官侍郎。為來俊臣所誣，流漢州。

不毀化胡經議

李、釋元同，未始有異法身道體，應現無方，降跡誕靈，各行其志。且老子發自東方，遠之西域，雖莫知其終，而事見之前史。謹按《後漢書》云：「老子入夷狄，為浮屠之化。」《高士傳》曰：「老子化戎俗為浮屠。」《皇朝實錄》云：「于闐國四五百里，有毗摩伽藍，是老子化胡之所建。老子至是，白日昇天。與羣胡辭決曰：『我昔遊天上，簡定人鬼之錄，尋當下降。』因立此祠焉。」然則歷考經典，煥乎可矚，則知化胡是實，為經不虛。浮屠即佛陀也，化俗豈無經乎？但聖人設教，應物施行，況復中人上士，性分有殊，道佛二門，隨性開化，洪通兩教，不亦宜乎？

員半千

半千字榮期，齊州全節人，本名餘慶。少師事王義方。義方謂曰：「五百年一賢，足下當之矣。」因改名半千。上元初舉八科皆中，授武陟尉，又應嶽牧舉，對策擢上第。垂拱中累補左衛胄曹入閣供奉，長安中五遷正諫大夫，除棣州刺史。中宗時為濠蘄二州刺

史。睿宗立，徵拜太子右諭德兼崇文館學士，加銀青光祿大夫，封平原郡公。開元九年卒，年九十四。

陳情表

臣某言：臣貧窮孤露，家資不滿千錢；乳杖藜糗，朝夕纔充一飯。有田三十畝，有粟五十石。聞陛下封神岳，舉英才，貨賣以充糧食，奔走而歸帝里。京官九品，無瓜葛之親，立身三十有餘，志懷松柏之操，不能羅賤販貴，取利於錐刀。斗酒隻雞求舉，將何以辨？投匭進款，奉敕送天官。捧以當心，似懸龍鏡；家乏以守，若戴鰲山。於今立身，未蒙一任，臣恨不能益國，死將以選地，不賜臣一職，剖判疑滯，移風易俗，以報陛下深恩。若使臣平章軍國，燮理陰陽，臣不如稷契；若使臣十載成賦，一代稱美，臣不如左太沖；若使臣荷戈出戰，除兇去逆，臣不如李廣。若使臣七步成文，一定無改，臣不愧子建；若使臣飛書走檄，授筆立成，臣不愧枚皐。陛下何惜玉階前方寸地，不使臣披露肝膽，抑揚辭翰？請陛下召天下才子三五千人，與臣同試詩、策、判、箋、表、論，勒字數，定一人在臣先者，陛下斬臣頭，粉臣骨，懸於都市，以謝天下才子。望陛下收臣才，與臣官，如用臣芻蕘之言，一辭一句，敢陳於玉階之前。如棄臣微見，即燒詩書，焚筆硯，獨坐幽巖，看陛下召得何人？舉得何士？無任鬱結之至？

蜀州青城縣令達奚君神道碑

粵以煌煌丹草，非濟物之秀，而冊府書之。粲粲白石，豈益國之器？而史官紀之。況乃六義基身，四維成性，風調百里，雨潤一方，動植俟之以滋榮，人倫資之以和樂。使仰之者若日月，敬之者若神明，畏之者若雷霆，愛之者若父母。而可（闕一字）盛德湮滅無聞於後哉！

君諱思敬，字安儼，河南洛陽人也。若乃二星分北，掩龍沙以居宗；六月圖南，擅鵬溟以為大。實天命昌意，啟我幽都；帝封始均，天雄弱水。積六十七葉，凡九十九姓。豫鄰之代，分為諸國，兄弟七人，各統一部，天倫之盛，達奚居上。高祖遷洛，有誌諸華，思變其風，多改舊俗。故達奚於後使姓奚焉！周氏沿革，復姓達奚氏矣。

自茲厥後，可略而言。曾祖諱武，宇文朝為玉璧大將軍東道大行台十二將軍同華二州刺史雍州牧太師太傅太保鄭國公，謚曰桓。於時齊氏跋扈於並鄴，有遷鼎之宏誌；周人經綸於關輔，當運鬥之有功。兩界交爭，三運遽及，攻守之術，應變若神，戰勝之方，倉

卒得妙。由是天台八柱，分作宰牧之尊；帝座三台，合為師保之貴。大父叡，太子左千牛尚輦直長。時高台漸傾，曲池向平，金玉滿堂，化為道德。瑚璉入廟，直接明神。早露先霜，不登爵秩。昭考諱孝茂，皇朝滑州司兵參軍易州易縣令。卻負盧龍之塞，漢陽之突騎成風；前款飛狐之門，邯鄲之俠客交亂。

君水火相濟，文武兼施。巨闕之前，訟端自喪；常山之下，符采生輝。君則驪泉夜光，虹岩朝彩。籠雲罩月之穎，必由於尺蘗；遵江及海之浪，亦經於寸源。敘用有階，莫或不踐。總章中以仁勇校尉守左衛率府翊衛，秩滿，以文藝優長，簡入吏部，後解褐承奉郎，行幽州新平縣尉。雖時以為美，心非所好，故咫步之間，無因騁跡也。秩滿，停家積年，授徵展駿足，未超前路。辭滿之後，遂以邱壑為心。

垂拱之初，天命已改，則天皇帝攝行君政，心遍區中。采芳草於蘭澤，省山苗於松澗，乃留神陸沈，隨方擢善，二年授高陵縣主簿，以舊德起也。屬西方不靜，北方多難，被奏充金牙道行軍司兵，事不獲以，遂即戎焉。君設策請拔碎葉、疏勒、于闐、安西四鎮，皆如所計，謀存於我，功在諸人，授之加朝議郎，行蒲州司法參軍事。既表裏山河，股肱要壤，用之惟器，選擬為難，君盤根錯節，等庖人之遊刃；發伏擿奸，同郢匠之揮斫。紫宸回顧，赤縣瞻風。長安二年，調補乾封丞矣。蜀岷山井絡之分，帝以會昌；梁州輿鬼之躔，人為繁雜。相如之宅，無復德音；文翁之堂，空餘陳跡。人不見德，年代以深，舊稱難理，斯焉是賴。四年授蜀州青城縣令，以人望遷之。

君下車布政，推誠待物，舉義壯忠，貶惡除盜。或謂曰：「不乃闊乎？」君謂之曰：「前史有之。舉有義者，所以救貪汙無恥也；舉有行者，所以救廢亂失道也；舉廉讓者，所以救分爭也。舉遜順者，所以救橫逆也；舉質樸者，所以救離弊也；舉惇厚者，所以救殘賊也。今若此皆有，吾何已焉？吾薄劣，實荷榮獎，既承澆競之餘，復當巧詐之盛，若不憲章古道，祖述前修，貞彼傾轍，不遷其軌，必也政成，保望期月？」遂為明科例，自形諸已。以上善而包荒，用中而禁暴。會不晦朔，闔境肅清，剽狡潛散，謠頌攸遠。聲震錦城，雙流為之變色；德充錦裏，八郡以之易心。屬七廟靈長，三光復道，則天推位，應天向明，以加朝散大夫，承國慶也。將謂魯恭才識，坐入司空；卓茂賢明，行昇大傅。豈馳波易遠，過隙難留？遽沈連石之暉，遂往懸碑之路。神龍二年八月二十七日，終於長安之義寧坊私第也。惟春秋五十有九。

惟君少懷忠義，以信分為冠冕，長好急難，以然諾為爵邑。天姿孝友，率性衝和。虞仲寧學高德博，而蒸嘗無主；劉休涓帝室王門，而禋祀不繼。太夫人隴西李氏，將軍該之

女，有行業，每以此歎之。

君夫人義興縣君蔣氏，則尚藥奉御豈之會孫，太子門郎義安之女。琴瑟友之，同詠河洲之什；蛟龍合矣，共赴延平之津。景龍二年十月十六日，終於義寧裏，春秋五十有一。以景龍三年三月十日，合葬於咸陽之畢陌原，禮也。

有第二女，道光柔順，德備幽閑。雖裁柳絮之篇，未獻椒花之頌。適太原郭氏，左衛武亭府別將長上如玉之妻，牆宇端肅，風神爽邁，溫良日用，忠孝生知。束發祈榮，彈冠入仕。敢當仁於潘掾，荷昔眷於戴侯。爰托青烏，方榮白鶴。南瞻渭水，庶見儀天之橋；北望荊山，長標鎮地之固。其詞曰：

龍司北溟，鵬翻南海。地鬱靈氣，天降神宰。奄有諸華，遂荒章亥，抑推高祖，正朔斯在。兄弟之國，七族攸昌。親賢胙土，四姓斯光。奚於陸穆，衣冠紀綱。西魏將末，北齊竊號。太祖經綸，玉璽是犒。匪禁小賊，用虞大盜。累加重秩，每贈優勞。守禦功多，鄭國是報。昏明遞運，陵谷成災。直長垂翼，有美且偲。青松藹藹，白雲皚皚。施於易縣，尉有楚才。欽若惟君，曆遊華渚。整翮理翰，嘯儔命侶。風光融融，零露湑湑。道以濟俗，德以禦侮。龍飛中興，明鸞上騰。五方星聚，六合雲蒸。朝興斯炳，大夫如陵。翼搏風而上征，倚天衢而元亨。風叩京兆之郡，日薄長安之城。白鶴崇隴，青烏相塋。琬璧斯勒，存沒為榮。

大唐宗聖觀主銀青光祿大夫天水尹尊師碑

聞夫真人者，出巨殼，曆倚杵，騎蜚廉，從敦圉，臣雷公，妾密妃。朝濯發於湯泉，夕晞首於暘穀。仍丹邱以長嘯，戴翠華以高遊。自非殖因曠劫，肅恭大浩，從事於金房之前，鏤心於玉晨之上，攜青童而應黃籙者，奚以成後來之妙相乎？繼絕景而允希聲，則尊師其人矣。

尊師諱文操，字景先，隴西天水人也。後秦尚書仆射緯之後，緯仕長安，故為扈人焉。若乃鬱為帝師，降跡於唐勳之代；光乎王佐，應命於周武之朝。家籍代資，可略言矣。曾祖洪，宇文朝商州長史。大父舒，隨文州別駕。昭考珍，皇朝散大夫。以先知授尊師，特稟異氣，垂實冥華，始降跡也。

其母袁氏，夜夢元妙玉女授九老丈人之符，寤而記之，每存思也。數月而聞腹中誦經聲，

且時時有異光繞身矣。及載弄之始，目光炯然，眸子轉盼，若有所見矣。袁氏以其所夢有徵，心誌而不言也。及勝衣之日，自識文字，惟誦《老子》及《孝經》。乃曰：「此兩經者，天地之心也。」此後見好殺之字，若蹈水火；視無禮之文，如墜泉穀。稍長，聞有尹真廟，乃精心事之，不近俗事，因讀西昇靈寶等經，漸達真教，既得元味，便契黃中。聞師者傳道之父母，行道之神明，無數劫來，妙經是出，不因師學，謂之長昏，遂章惶無已，求師不暇。時有周法者，內音之先鳴，上皇之高足，乃願參軒效駕，陪景嘯空，奔走禮謁，以申宿誌，周法見之。乃謂尊師曰：「汝於劫會之中，已受龜山之籙也。」便訓以紫雲之妙旨，授以青羽之隱法，一入其心，謂赤鬆王子裔，可與撫煙月矣。

年十五，道行已周，有名於遠近矣。屬文德皇后遵上景而委中宮，於時搜訪道林，博采真跡，尊師即應元景，行預綠雲，奉敕出家，配住宗聖觀。雖翦芝瓊園，采琳元隴，意每遠出。未近謝也。將欲沐浴東井，棲遲南昌，保護昆侖，窺窯渾沌矣。故屬想丹煙，遊心紫度，遍尋五嶽，備涉九元。尋三君之祖氣，成七晨之慧眼。旋謁周法，便居終南，寂慮於溫泉，冥精於寒穀，有年日矣。既通八景，又達九天，知來藏往，多所曉悟。若有神曰，周法上遷，及省所居，已去順也。貞觀末年，行喪既畢。永徽三年，乃遊太白，入重元也。見所未見，聞所未聞。此後丹字紫書，三五順行之法，扶晨接晝，九六逆取之方，鹹得其要。尊師所有遊山異跡，祈醮靈應，並有別錄，此不載之。

至於顯慶以來，國家所賴，出入供奉，詢德諮量，救世度人。轉經行道，玄壇「玄」字原書避清康熙帝名諱刻作「元」，今回改，本篇後同。黃屋；帝座天言，東都西京；少陽太乙，九城二華。展敬推誠，三十餘年，以日係月，始終不絕。有感必通，凡是效驗，君臣同悉，敕書往複，日月更回。神道昭彰，歲時交積者，不可具載，並傳於帝居。一二要者，略舉其目。

初，尊師遊太白高頂，雲霧四周，聲振萬壑，（闕六字）千仞，複有象充九色，其高十仞，欣然長往者，意已篤焉。高宗之在九成宮，有孛彗經天，長數丈，以問尊師。尊師對曰：「此天誡子也。子能敬父，君能順天，納諫徵賢，斥邪遠佞，罷役休征，責躬勵行，以合天心，當不日而滅。」上依而行之，應時消矣。是故高宗以晉府舊宅為太宗造昊天觀，以尊師為觀主，兼知本觀事。

儀鳳四年，上在東都。先請尊師於老君廟修功德，及上親謁，百官鹹從。上及皇后諸王公主等，同見老君乘白馬，左右神物，莫得名言，騰空而來，降於壇所，內外號叫，舞躍再拜，親承聖音，得非尊師之誠感也。由是奉敕修《玄元皇帝聖紀》一部，凡十卷，

總百十篇，篇別有讚，時半千為尊師作也。紀讚異秩，繕寫進之，高宗大悅，終日觀省，不離於玉案。乃授尊師銀青光祿大夫，行太常少卿。尊師固讓不得已，辭官而受散職焉。

永淳二年，天中有望，告成有日，萬乘雷動，千騎風馳，天子乘閣道而禦帝車，群官陪六儀而承七曜，將禮於天樞，幸中嶽也。金繩未舉，玉檢猶潛，而六龍頓轡，三光斂色，聖體不安。旋於皇極，屬紫微虛位，白雲上征，萬國號訴，四方遏密。太后諮訪尊師。尊師曰：「真坊仙境，亦著代謝，物有榮悴，氣有初終，大道之常，幸康神器。陛下宜存思諒闇，極想欽明，密理百神，潛芘萬姓。文操人間地上，物裏天中。所有靈明，倍百祈請。亦望二十四結，火燒而憂盡；七十二教，水煉而法成。皆見先徵，以明後事。」乃著《祛惑論》四卷，《消魔論》三十卷，《先師傳》一卷。

垂拱四年，將賓玉帝也。上足時道成，鹹願奏章，以延福蔭。尊師止之曰：「有順宜遵，不可犯禁。」言訖委化，顏色如常。粵以長壽四年四月十四日，遷兆於終南文仙穀。弟子侯少微等，追思龍漢，遠慕龜岩，冀德音與天地同久，神道共陰陽齊化。昭芘騫林，冥滋柏樹，俾斯貞石，文若三光，其詞曰：

去矣大仙，悠哉上元。玉穀白芝之座，金闕紫蘭之前。既嘯景於瓊劄，固交歡於碧泉。出三萬六千之厚地，入三萬六千之遠天。咀九華之翠菊，坐五色之紅蓮。常吟外景，每握內篇。春霞飛乎絳雪，秋風生乎紫煙。裴回高黃嶺，顧步太白巔。三秦四塞帝王國，京兆長安龍鳳川。煌煌兮四明路，浩浩兮八景年。今以向上襲前果，何時來下降宿緣？當乘道之氣，應傳道之味。必使氤氳六合中，自然昌揚萬劫通。稽首寧歌步，願得乘九素。天下同此心，非獨騫之林。

張大元

太元，武后朝中散大夫典膳郎。

不毀化胡經議

道本中華，釋垂西域，隨方設教，同體異名。且老君變化無方，易形改號，或在天為帝，或在世為師，隨物見形，靈應難測。縱使史籍無據，釋教不異老君。

此唐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且作品于1931年1

月1日之前出版。

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